

楊副憲奏疏上

史548.1
637.1
1-2



自序

昔在

世祖皇帝之諭曰

王言每三復之未嘗不

事君勿欺爲本大
難鉅無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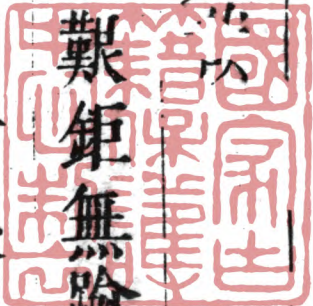
諫官奈何弗敬夫諫官言爲職也立言者莫大

乎公私義利之辨而已無所爲而爲者曰公曰

義有所爲而爲者曰私曰利言生於心入告於

君奉

命而出則共諸寮采矣置郵而傳則達之天下矣爲



公爲私執義孰利而人品邪正見焉胡可掩也
言生於心也必可以對其心斯可以對我

后必可以對我

后斯可以對察采并可對天下自余爲端州今甫踰
年荷

先帝特恩拔且諫垣煎荒乎愧夫能盡職復蒙

今上不次擢遷俾刑垣之長遭逢

盛世從諫如流而祿無所表見余愧

以別公私審義利也出林

生學

於利言而私與利謂之欺生平所學何事其

蹈欺蔽以速官謗也歷吏禮兵刑垣三

十餘上詎謂言有當願自勉於勿以爾歐

陽公作凍院題名記蓋使人惕然於公私義利

之不可掩余故不焚而梓之以聽世之覽觀者

康熙二年仲春穀旦

賜進士出身

特簡刑科都給事中前吏禮兵科左右給事中楊雍

建自序

奏疏目錄

請慎起居

亟除東粵

銓法混

戶部差規

嚴革衿蠹

會試屆期

急籌三省

封疆責在

微臣前任

闢邪說以

今秋鄉試

鹽法有難

嚴禁社盟

改給奉旨

請別設冒

直陳登聞

早荒萬分

請廣直言

請弭盜賊

請蠲租稅

請訓平糶

請溥恩施

請議賑濟

請插流亡

請理冤獄

直陳疲邑

臬司現奉

站銀當核

特參惡棍

恭釋上諭

盛京發祥

刑宮誤

敬陳會推

叩闕原以

請停丈量

敬因星象

修省既切

恩詔方新

法祖為

直陳改折

安民惟在

宸衷採納

以下復入垣中奏疏

推廣欽恤

遵旨明白

服用之僭

繁簡之更

副卷錄取

撫臣庸碌

以丁酉
臺奏議

請復拾遺

捏報之弊

捐納縣令

余以內陞循八垣署章奏及西臺者疏屏禍取
失無存賴姪存理中發留心蒐輯得以梓
二子勞不混附記於此

兵科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為請慎起居以重

某月日具題呈奉

旨云附劄文後
作雙行小字

天地

宗廟社稷之主百官萬民之所待命遐方異域之所式

瞻也其關係甚重則所以保惜愛護之者自不

宐暫輕

皇上親政以來躬理萬幾如耕籍田行釋奠御經筵

服用之僭

繁簡之更

副卷錄取

撫臣庸碌

以下西臺奏議

請復拾遺

捏報之弊

捐納縣令

余以內陞猶失無存賴二子勞不

八垣署章奏及西臺者疏及禍取姪存理中發留心蒐輯得以梓泯附記於此

兵科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為請慎起居以重

皇躬以慰羣望事

惟

人君一身

天地

宗廟社稷之主百官萬民之所待命遐方異域之所式

瞻也其關係甚重則所以保惜愛護之者自不

宜暫輕

皇上親政以來躬理萬幾如耕籍田行釋奠御經筵

動必以正求言若渴樂善不倦雖虞舜之好問
好祭大禹之無怠無荒何以加焉而微臣倦倦
之意有不能自己者本月初二日臣辦事垣中
奉因臣傳

論孟春初五日當躬享

太廟因

上體一時違和親祀先傳與爾等共知臣惟

皇上敷政好學宵旰靡寧勤勞太過正宜深宵攝
以養安寧之祉且聖賢對越之理無時不在則

遣官致祭揆之孝享之德未嘗有違也及臣於

初五日早

朝覲天仗之森矧瞻庭燎之有輝方夜不與而

鸞輿卽詣

廟中矣一時臣下以爲

睿體僥康中心共慶且祀事孔將必誠必親無不云

皇上之敬

天地也如此

皇上之敬

祖宗也如此然而戴星履霜以修祀典

皇躬雖曰已豫尤宜自愛爲重乃回宮未幾復有幸
南海子之行寒威方冽晨曦未開涉歷郊原非
所以保惜而愛護之道也臣聞左史以記言也
右史以記動也春秋君舉必書誠慎之矣古之
王者在兵有旅賁之規位宇有官師之典倚几
有誦御之諫寢有贊御之箴所以昭德塞違
凝神定志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遊豫
雖聖王不廢但貴乎樽節而慎重焉耳且夫安

不忘危古之訓也乃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猶各
有其時則非輕出可知我

皇上神武天縱計深慮遠原非于畋于遊者可比然
而獸起于前馬逸於後驚屢車之清塵者不能
無萬有一危之慮犬馬愚忠實有寢卧不寧者
伏願

皇上爲

天地

祖宗臣工億兆而愛此身起居必謹出入以時則清明

強固寶奠

宗社億萬世無疆之社臣草茅新進謬肆狂瞽伏惟

裁納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順治十六年正月十一日具題十五日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為亟除東粵之大害以拯積困之殘黎事臣海

隅空需費小下乞荷

奏疏

苑拔置兵垣雖捐頂踵無以

圖報萬一夫盡忠者人臣之至性况居得言之

地而不竭其悃誠非所以仰荅

高厚也臣為東粵東目擊今日之粵民顛連困苦為

已極矣兵燹甫定元氣未復供輸之艱賣男鬻

女而不足誅求之擾敲骨吸髓而難充富者無

強國寶奠

宗社億萬世無疆之祉臣草茅新進謬肆狂瞽伏惟
裁納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順治十六年正月十一日具題十五日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亟除東粵之大害以拯積困之殘黎事臣海
隅豎儒嶺外下吏荷

皇上特簡隆恩兩試南苑拔置兵垣雖捐頂踵無以
圖報萬一夫盡忠者人臣之至性况居得言之
地而不竭其悃誠非所以仰荅

高厚也臣爲東粵東目擊今日之粵民顛連困苦爲
已極矣兵燹甫定元氣未復供輸之艱賣男鬻
女而不是誅求之擾敲骨吸髓而難充富者無

樂乎有產貧者不如其無生及今不有以休息
之則流主日盡漸至土滿夫孰非

皇上之赤子其棄之也然休息之法必先去其害政
就臣所聞所見據實直陳大抵委署太濫也雜
派太繁也里役無定例也用夫無限數也鹽埠
日橫也私稅日盈也砍柴之肆虐也採木之流
毒也何謂委署太濫印官缺員當擇見任佐貳
首領之廉能者攝之業奉

功令而粵東則不然有等市井無賴不知來歷出身
蜂聚廣城爛過缺出重賄鑽營務求必得或數
人奏本一人居官或一委未已復圖再委遇事
風生取償奉詞忘却身命真如劫賊騷事露而
掛牌章地方已受其荼毒矣又况有遊手冒名
飽而颺去主者曲護前非并不敢形之章奏者
則爲害益不可問今與其摘之於後不若慎之
於先請

嚴飭督撫按訪查若輩盡行驅出境外倘遇缺員必
於見任中擇委隨即

題請部選弗至稽延如仍前濫委者治以私通賄
賂之罪則鑽營杜而吏治得清矣何謂雜派太
繁粵東額外之派幾倍於正賦有夫役匠役之
派有河船馬船哨船之派有砲車鉛藥器具之
派俱在正項之外猶曰軍需耳實有持藩令而
至州縣者採買稻子名曰王穀採買鹽包名曰
王蔴如其處出產某物卽採辦是物並無發價
之名巧肆攫取之計民受其價每三四倍以納
之更且勒索供應詭置州縣鞭撻小民額外之
額耗外之耗膏血幾何其能堪此自今請

勅督撫按凡軍興所需取諸地方者雖纖毫必造冊
達部稽查至如兩藩有取辦於民間者不得徑
行迨府州縣必由該撫酌其所買者作何應用
果係軍務攸關亦必悉照時價給發則橫歛絕
而民命稍甦矣何謂里役無定例有產嘗差固
其分也今不立良法而竟使里長輪流值月上
司之什物於是取之軍旅之供億於是辦之衝
途絡繹事無公私大小悉以問之值月甚而官

索贄儀吏勒陋規幾以里長爲利穴奇貨恣意
噬嚼也或愚民畏事情人代當其中刁惡之輩
自相魚肉指一派十因公科歛民奈何不窮且
盜也宐

令該撫轉行各州縣從長酌議革除值月之例量徵
雜項若干以備支應但須每季核筭以杜加派
侵漁則徭役定而冒濫可免矣何謂用夫無限
數夫役雖雜派之一而用之無度民無餘力彼
紛紛索夫者非盡勘合火牌之可據也大抵藩

鎮之牌上司之票耳或云差遣公幹挑送行李
或云往來投文指引路途或與土木之工或運
貿易之物或喂養馬匹或割辦青草白粍逼迫
有司莫可誰何寃且不以夫爲力而以夫爲財
每夫一名指折銀伍陸錢不等而去此處旣折
而至彼處仍復取夫所過地方在在受累民旣
勞其筋骨又遭其鞭撻良可憫也合請

天語嚴行申飭於各州縣驛路立木榜刊示除勘合
火牌外不得妄役民夫如仍前故違依律治罪

則民力寬而農工無妨矣何謂鹽埠日橫鹽埠
之害廣西按臣田昇龍已言之而廣東尤甚奸
商借納餉之名私立各埠高擡時價插沙和土
延計計口坐派多塩不問貧富不分老幼既論
口而溼派復限期而逼價帶刀挾矢突入民室
奸淫暴戾無所不至甚或藉口藏匿私塩鎖拏
嚇詐究竟未嘗納餉銷引致累各官考成厲民
病

國蠹莫大焉莫若痛革私埠平其價直則官塩行
而私販自消矣何謂私稅日盈關稅之設原以
助國用而粵東每多私稅卽以潮州一處而
論自潮州至石上路不及二百里而抽稅者數
處始石上六次大浦次三河次蔡家圍次廣濟橋
惟廣濟橋載之經制其餘悉皆私設私稅增則
商困商困則物貴物貴則民困專利孔而藐
王章罪孰甚焉宐

勅下撫按嚴行禁革倘有本處土官及鎮防諸弁不
遵

功令者道府卽行揭報指名

題叅則商賈通而物價亦平矣何謂砍柴之肆虐
粵民自田產而外皆以菓木爲生息有強橫兵
丁結隊聯舟以砍取柴火爲名擾掠鄉村伐人
墳木截人菓樹小民無奈多金求免至於污辱
婦女劫奪財物道路因而斷絕雞犬爲之不寧
種種擾害在肇慶府治更多督臣王因光雖屢
行驅逐而旋散旋聚倏彼倏此終無寧宇臣不
知鎮防將領之紀律何在也請

旨嚴禁如遇此等兵丁以軍法從事倘鎮將徇縱督
撫按立刻

題叅則軍紀肅而地方安枕矣何謂採木之流毒
凡各縣門山已無民商盡屬營頭踞占終年刑
運常累民夫及王有採買反在民間問之而民
不得不購諸王商以應重價旣賠解運復苦此
皆流棍私主牌便赴州縣立限嚴催急若風火
凡此遺黎敢怨而不敢言請

飭督撫按嚴查營頭所佔立時清出並不許問民間

採木滋擾則刊運罷而勒索罔施矣以上諸款
害雖未盡於此而此尤其較者者爲今日之粵
民去其疾苦卽爲今日之粵民謀其生聚一方
安而天下安是在

皇上之大奮乾斷而行之耳臣近閱邸報見靖南王
備陳粵地拮据艱難一疏內稱官兵家口衆多
難以自給夫以疲困之粵民而支兩藩之公務
爲力誠難然措處固宜悉計原本不可過傷見
今川貴底定彈壓貴乎有人合無移一王坐鎮
其地則兩粵省拮据之繁而川貴併收屏翰之
效敢因粵民之疾苦而并及之小臣新進不知
忌諱止知從

國計民生起見字多溢格統祈

鑒宥採納施行

順治十六年正月十一日具題本月二十日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兵部題爲亟除東粵之大害以拯積困之殘黎
事職方司案呈覆兵科給事中楊雍建題前事

奏疏
等因奉

旨據奏廣東各縣開山營頭占踞終年刊運常累民夫流棍私乞王牌催買致民既賠重價又苦解運殊爲不法藩王職掌軍務與民事無涉濫發牌票害民於理不合以後着嚴加禁飭餘依議行

兵科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銓法混淆多端不止覆議有失謹據事指陳

仰祈

睿鑒嚴飭以砥積習以儆將來事臣近讀

上諭論吏部爲六卿之首職司用人凡吏治民生重大事務皆當盡心籌畫詳切具覆方爲不負委任近來爾部一切議奏本章多拘相沿陋例但云已經具覆在案卽各官條陳亦不詳看言其果否可行此皆不肯敬慎存心真實任事只圖草率結局

負朕委任至意殊不合理以後若不悉心着意詳
明覆奏仍前草率定行治罪不饒特諭欽此仰見
我

皇上深悉知人任使所關甚大務期敬慎以襄上理
臣聞昔臣有云天下未治皆百官不職之罪也
百官失職皆吏部之罪也我

皇上勵精求治若此其勤而臣下不能早作夜思斟酌
酌確當卽覆

奏本章屢煩

睿慮批駁下部更議甚非所以矢靖獻佐隆平也顧
上諭所及謂銓臣議奏草率耳孰知銓臣草率之咎
有不止于議奏者人言嘖嘖咸謂銓法舛謬種
種不一一備員言路有聞必

告義難緘默以負

皇上簡拔謹先就所聞一二端爲

皇上陳之如大理寺司務缺出去年十二月二十日
出榜取國子監學正王天成陞補及天成赴部
辯論云不應陞乃于今年正月二十日將學錄

劉涵之推陞夫天成不應陞也何以遽爾出序
涵之果應陞也何以始序無名且品級考亦有
陞同知通判之途今乃藉口蔭生不陞助教仍
陞司務或扣或取先後不符此臣之所未解也
且十日一推天成旣不應陞而陞涵之不于當
時改定乃遷遲一月使學錄一缺歸于大選舍
裁缺之張惟德而選司現延推之際遂滋疑議
此又臣之所不解也推陞有人先付考功司查
有無叅罰必俟功司回付然後推用此定例也

聞長蘆運同缺出二月廿四日籤陞永平府同
知王覺民矣廿五日功司忽行一付云覺民署
縣事馬價未完一分因而扣缺何不查於未陞
之前而停於旣陞之後安知非打點陰謀吏胥
上下其手因有欲補之官遂扣已陞之缺俟陞
條扣之間視爲故套成何銓法此又臣之所未
解也更可異者陳卣以本部司務乃以不陞戶
部員外之故具呈援例抗辯銓堂何地陞補何
事未聞

朝廷爵祿之典而可以私意爭者陳卣之爲公爲私
臣不具論但旣經呈揭在案是非果否有據便
當從實具

題直窮到底何以聲言叅處終爾含隱不發使銓
法不足以服本部之司務而又何以進退天下
之人才乎此又臣之所未解也臣聞銓衡者蓋
謂銓次群僚量度人物如衡之平也庶司分其
事冢宰總其成臣於冢臣孫廷銓不能無議焉
冢臣以選司歷陞卿貳受

皇上格外之恩委任今職是宜銓政無不諳矣是宜
衡量無不平矣乃今舛謬之端不一而足卽云
司官之事吏胥之過豈有身爲冢臣在先漫無
確察在後又無指叅何以服衆多之心而塞道
路之口臣愈不能爲冢臣解也伏乞

天語嚴飭使一七釐剔以仰副

皇上敬慎至意庶積習除而銓政肅清矣抑臣更有
請者內外臣工或有註誤俱着吏部議處所以
示懲也若以吏部之失仍聽吏部自議自奏豈

無徇庇輕重之嫌臣請自今以後如吏部或有
應議之罪竟請

乾斷特加處分或下該部會同都察院核實議

奏於以擴大公而昭至正在吏部亦不至有徇庇
嫌疑之迹矣臣從銓政起見不避怨謗統祈

鑒宥施行

順治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具題本月二十日奉
旨這所叅事情着吏部明白回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戶部差規獨異請

勅畫一以清弊竇事切照戶工二部司官與都察院
御史俱辦事三月方准出差此定例也顧新陞
新授者以到任日爲始京差無考核者以交代
日爲始遇滿三月挨序掣差無可訾議而外差
回部者其爲辦事三月則有兩等之異若工部
都察院俱以考核

命下之日爲始而戶部獨以回部之日爲始臣見工

部覆臣同官藺挺達部差宐有定規一疏內開
凡京差以交代之日爲序外差以考核

命下之日爲序新陞新授以到任之日爲序又見都
察院請定風憲事宐一疏內一款差滿回道以
考核

命下之日爲序在道辦事三個月方許列名請差如
出差乏人雖不足三月亦可開列具

題業經九卿科道會議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是工部與都察院俱以

命下之日爲始此至公而無弊者也戶部何獨不然
夫以回部之日爲始差因各官往往借考核之
遲速覷後差之高下差未善者故意延推以推
諸新陞新授之人一有美地卽時考核以俟掣
差故有考核

命下不過一二日而忽已得再差者止因從回部時
筭起或踰三月之期而新陞新授者遂不敢不
計日而讓之此中機巧止爭頃刻疾徐遲早權
自己操積習相仍牢不可破此不但部與院異

卽部亦與部異也豈法之至公者哉臣愚以爲無弊之道斷當以工部與都察院爲法蓋未經考核之先錢糧未曾察核單簿未曾磨對則是功罪尚未定而黜陟尚未分也焉得許其回司焉得許其管事若以回部之日卽爲辦事之日則後來考核之疏所云相應准其回司管事者不幾爲贅詞乎任意欺朦臣竊惑焉伏乞

皇上勅下戶部照工部都察院事例歸於畫一庶彼此不致參差而考核無用遲延差規之弊可立清耳更有請者戶部完銅之期已限回部兩月矣差回各官果能一一如限否如蕪湖鈔關王維藩已經革職回籍迄今三年銅尚未清不知此項銅鈔果爲本官冒濫乎抑爲書吏侵欺也何以遲之又久漫無着落請乞

勅部一併嚴察則

功令肅而積弊除矣

順治十六年閏三月十三日具題本月十七日奉

旨戶部察議具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議

題爲嚴革衿蠹以安民生以端士習事臣惟懲貪之法先戢其類除蠹之方必清其窟今日之巨蠹不在一州一邑而在上司衙門何也州縣衙役作奸犯科事露難容勢必夤充府廳司道之役再經敗露究必潛藏督撫按衙門一爲督撫按書吏承舍莫敢過而問焉多有漏網終身者矣屢經諸臣條議督撫蠹役責成巡按訪拿又巡方不許用舊役奉行已久皆所以祛蠹也惟

是名列青衿買充上司書吏羞士類而玷宮墻
爲諸臣所未言者請爲

皇上陳之臣聞江浙督撫按書吏嘗有生員充做或
以行劣黜革而買承或見在學宮而兼充多者
用銀四五千兩少亦一二千兩授受相承名曰
頂首數入朋買一缺上下輪班上班則爲督撫
按私人下班則與有司分庭抗禮以青青子衿
爲赫赫稿辦則其隱忍貪狠舞文弄法必有大
過於羣吏書之所爲者矣本官利其文移通熟

反多愛護此輩因之狐假虎威出入招搖不可
究詰以臣所聞如張天鼎揚州府學生員也現
充江南總督書辦戴渭臣仁和縣學生員也現
充浙江巡撫書辦沈宗玉湖州府學生員也現
充浙江巡撫書辦天鼎害衆成家近知士民切
齒希圖納粟入監渭臣戀缺生奸陰排下手徐
卿陷置獄宗玉在官飽橐圖謀善後欲援府
庠生丁如立爲接手串名易姓此去彼來何儒
蠹之相傳竟展轉而無已臣思學道以衡文訓

士爲職士爲人役而不能覺察除名是昏憤也
督撫按以振綱肅紀爲任明知其爲士而竟役
之是徇縱也請

勅該督撫按嚴查天典等何年充買書吏果否仍列
學冊立時革寃并通行各省凡有生員爲衙役
者盡數除之如仍立頂首名色重價買充計數
論贓與受均置重法倘或陽革陰留卽治督撫
按以徇庇之罪庶爲士者皆以端方自厲而蠹
根可除矣更有在官壞法妨挾餘貲夤緣入泮
爲護身符牒廩生見小利而扶同保結教官愛
束修而不詢由來遂使列名黷序冒跡儒林究
之把持官府包訟通糧其長技也習尚不端大
率占此若往年繆邦達以衙役改名濫中奉

旨革去舉人着刑部究擬誠以名器之不可假也今
各省學宮豈無如邦達之類者與其有玷賢書
事後叅革何如釐正學冊慎重始進者之爲得
也哉應

勅各省學道徹底清查行該學教官各具其結如有

衙役出身倖進者據實申報立刻除名倘容隱不舉或被旁人許發或經科道指叅學道教官一體議處至考校儒童更須嚴互結以重始進匪類既去則經明行修所關於民生士習非淺鮮也伏祈

鑒宥施行

順治十六年閏三月廿四日具題本月廿八日

奉

旨這所奏事情着嚴察議奏該部知道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會試屆期請嚴私謁之禁以絕夤緣定首告之例以窮奸僥事近者滇黔底定禮闈再舉四海人士群踴躍以赴功名之會甚盛典也自丁酉懲劄以來中外振肅斷無不愛惜身命自干法紀者獨是曠典攸行除弊務盡臣備員禮垣竭思盡職竊惟所當先事而必飭者莫如私謁之禁宐嚴與首告之例宐定也嚴私謁之禁若何士子愛其身如圭璧蓋言慎也况乎關山迢

通跋涉而至

京華勞頓已甚縱有倚馬之才亦須靜養以待乃或輕躁之士好言聲氣投刺長安徘徊乎公卿之門往來於知交之室廣播文稿則自號名流遍投詩箋則居然風雅於是有儀文以致慙懃宴飲以盡歡洽卽此標榜酬酢之際遂生關節授受之私自乞請

旨嚴禁凡會試舉人場前不許投刺私謁在京官員違者

題參一體治罪蓋往還之跡旣嚴則曖昧之私自絕矣定首告之例若何

朝廷貢舉大典期得真才若賄買行私誠

國法所不容有能搜剔弊端赴官陳告庶幾奸人知所做惕但人情憚於賈怨往往止匿名開揭莫肯呈身質對如以事屬無憑槩置不問則作奸者必多漏網若據匿名所指竟加譴責則被罪者未卽甘心且其中豈無挾私忿而逞誣陷者乎臣愚以爲欲審是非之真須定首告之例

科場情弊果係聞見真確務要的各直書或赴
鼓院登聞或在五城舉首卽將首狀密封請
旨嚴審兩造質對真則作弊之人立置重典虛則誑
告之徒加等反坐蓋奸人旣無從幸脫而刁詐
亦莫敢橫行矣如果臣言不謬伏候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具題本月十一日奉
旨該部議奏

禮部題爲會試屆期請嚴私謁之禁等事儀制
司案呈禮科右給事中楊雍建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舉子應試來京原應
靜候試期如有輕躁之徒借文稿詩箋干謁標
榜者應嚴行禁止凡後會試舉子除京官父兄
子姪至親不在禁例外其余槩不許場前私謁
以杜往還陋習至于科場弊端誠宜糾舉但止
據匿名謗帖挾私誣陷勢難得實以后果有關
節授受親見的確出名首告者親身赴鼓院登

聞該科道官會審明確卽爲密封候

旨勅審兩造赴該衙門質對情真將作弊之人立置重典如涉誣告加等反坐至有假捏姓名粘貼謊揭相應

勅下巡城御史嚴行訪拿以杜挾私誣陷之弊可也

奉

旨舉子場前不許私謁京官投送詩文原爲禁絕營競弊竇本內但云嚴行禁止未議犯者作何處分匿名揭帖律例原禁其出名告發科場關節授受有據者本內但云立置重典亦未明言何典如此草率具覆殊不合理還着嚴加詳議具奏

禮部題爲會試屆期請嚴私謁之禁等事儀制司案呈覆禮科右給事中楊雍建題前事等因奉

旨還着嚴加詳議具奏欽此該臣等議得今後舉子有場前違

旨借詩文投謁京官者本官卽時舉發應將舉人斥革如本官容隱不舉經科道據實糾叅者舉人

斥革官聽吏部嚴加議處至於科場關節果係
出明告發審明授受有據者照丁酉科南北兩
闈犯事考官舉子大辟流徙等項應聽刑部察
照治罪如涉誣告嚴行反坐伏乞

勅下臣部轉行申飭施行奉

旨會試舉人場前投遞詩文干謁京官最爲可惡以
後有犯的着革去舉人下刑部究擬京官不行舉首
事發一體重治科場關節出名告發授受有據的俱
照丁酉科南北兩闈例重處如係誣告反坐爾部卽
嚴行申飭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急籌三省援勦之策以振

國威以靖海氛事臣惟天下之勢有見爲至急而
正當乘機以制勝者則今日之海逆是也彼窺
伺江南志在剽掠論者以賊踪聯絡漸逼境地
不無過慮而臣竊以爲不然蠢茲海逆蕩漾島
嶼飄忽無際出没不常我兵向患無從殲擊今
旣聯翩而至此正

天厭元兇延頸待命之時

禁旅前驅膚功克奏將見靖厥根株一勞永逸斷
不令飽颺而去貽後日憂也蓋賊所恃者舟楫
我所長者弓馬如用力堵禦猶恐彼處其逸我
處其勞惟誘賊舍舟登陸而用我之長技以禦
之賊未嘗強我未嘗弱何嫌何疑而不殄滅此
醜類乎况賊衆既集江南則其巢穴必虛搗屢
門以斷其歸路者閩督諸臣之事也於温台寧
紹濱海門戶在也固守扼其吭而制其背者浙
督諸臣之事也皆當密

勅任事以期成效夫天下事每成於相濟而敗於相
諉今賊犯閩也之官兵自爲戰守如遯而之浙
則閩勿之問矣賊犯浙也之官兵自爲戰守如
遯而之江南則浙勿之問矣賊犯江南江南之
官兵自爲戰守如遯而之浙之閩則江南亦弗
之問矣此中彼突迄無寧晷臣不知其可也臣
聞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知常變分則各
守其汛合則相助爲理分守者爲常合助者爲
變大抵防兵不得擅離汛地應於浙閩江南三

省各設將增兵議駐交界要地以爲互援之計
如賊犯某省該總督卽移會隣省於要害處愈
加周防以待賊徒之逸倘彼越入本地卽調發
援兵併力擒勦毋得推諉懈弛蓋近則神速而
不患後時合則堅強而弗憂孤壘如臂指之相
使若首尾之互應三省成一體之勢而海賊無
容身之處矣總之殲賊之黨奪賊之船者上策
也固守海口不令登岸使坐困者中策也驅賊
使退與民休息者下策也若賊至束手賊退報
功謂之無策該督撫鎮將當痛加勉厲協力圖
功無取粧點門面掩飾目前是該督撫鎮諸臣
上爲

國下爲軍爲民而亦卽所以自爲其身也臣書生
不諳兵事憑臆指陳伏惟

鑒宥施行

順治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密題

奏疏

卷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議謹

題為封疆責在樞臣運籌獨勞

奏疏

素以崇

長部

國體事稽古大司馬之職掌九伐以正邦國制軍

詰禁是故寇賊奸宄責在中樞由來尚矣我

皇上神武天縱一切樞畧悉出

廟筭洞如指掌然身膺樞務者亦當留意封疆悉心

參酌綢繆調度慮周未雨仰副

奏疏

卷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議謹

題爲封疆責在樞臣運籌獨勞

睿笑仰祈

天詔嚴飭責成以儆尸素以崇

國體事稽古大司馬之職掌九伐以正邦國制軍

詰禁是故寇賊奸宄責在中樞由來尚矣我

皇上神武天縱一切樞畧悉出

廟筭洞如指掌然身膺樞務者亦當留意封疆悉心

叅酌綱繆調度慮周未雨仰副

皇上簡任至意乃邇來海氛告警突犯江南目今
禁旅星馳定當滅此朝食立

奏蕩平但不知樞臣平日之運籌者何在且一應
密

奏奉

旨皆樞部議覆諸臣所不得聞者宜其聞之熟矣豈
有職掌軍機於凡地形之要害防兵之多寡勦
撫之得失鎮將之優劣戰守之緩急功罪之是
非不發一謀不建一策而僅以隨事具覆依樣
葫蘆遂爲無忝斯任者不亦負

君恩而誤

國事耶臣屢閱該部覆疏不曰今應再行申飭則
曰臣部難以懸議叙功則不察其虛實紀錄則
不審其高下唯諾苟且套習相沿若非

綸音駁正竟且視爲故常而不知改矣當此小醜未
靖凡爲臣子無不發憤以圖報効在樞臣尤宜
痛自刻責引罪不遑乃自警報以來因循如故
旣不能盡心經畫預定策於幾先又不能反躬

認咎冀收效於事後夏卿何官中樞何地而泄
泄至此臣恐

皇上宵旰於上而樞臣優游於下殊非所以重樞務
而或六師也揣其意不過謂地方多事該督撫
之責於我何與獨不思督撫分任於外樞臣決
勝於內督撫之失職總由樞臣叅贊無能一味
推諉所致伏乞

皇上嚴飭樞臣痛改積習凡軍務重大實意擔當一
切機宐不時密疏

奏請定奪毋循覆議成套便謂了事其在目前亦
當引罪以昭大體庶

朝廷設立中樞之意不致虛靡而封疆得所專責矣

順治十六年七月十四日題本月十六日奉

旨這所叅事情着兵部明白回奏

兵部尚書等奏爲遵

旨明白回奏事兵科抄出禮科右給事中楊雍建

題前事奉

旨這所叅事情着兵部明白回奏欽此欽遵臣等查

科臣疏稱

云

云

謹據實明白回奏恭候

睿鑒施行奉

旨福臣職司戎務調度機宜須盡心籌畫方爲不負委任這回奏巧言飾辯殊不合理還着明白回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徵臣前任帶徵司冊完欠不符謹據事直陳

仰祈

睿鑒勅部彙核事臣辦事垣中見廣撫董應魁請舒

江南三大困一疏內開粵東各官十五年分帶

徵十二三十四年錢糧完欠分數查工部四

司料價臣前任高要縣時全完十分冊內開註

已明無容置喙外惟戶部民糧本折兵部驛傳

節裁未完數內俱列臣名臣閱之不勝悚異臣

奏疏
細查冊內有臣已經透完分數仍註未完臣不能默以處此也據藩司冊報十五年分帶徵十二三十四年民糧本折謂臣自十五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月十九日止經營七十九日該徵銀貳百陸拾肆兩叁錢零未完十分但臣查十四年帶徵冊云十四年分該完銀玖百肆拾伍兩柒錢零全完訖計完十分冊內復云又催完十五年分帶徵銀貳百陸拾捌兩貳錢零則是十五年帶徵之銀臣早於十四年催完以額數計之尚多完銀叁兩玖錢也乃於十五年叙叅冊內將此項帶徵全完之銀誤開未完十分此臣所不得不請

旨察核者一也據藩司冊報十五年分帶徵十二三十四年驛傳節裁謂臣自十五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月十九日止經營七十九日該徵銀肆拾肆兩柒錢零未完十分但臣查離任造報底冊十二三十四年分驛傳節裁每年該徵銀壹千壹百肆拾叁兩壹錢零查十三十四年

臣俱完解十分訖並無未完之銀無可帶徵其十二年分除完過外止未完叁百餘兩臣已催完壹百伍拾捌兩零於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批差巡檢汪起蛟解府投納訖所解之銀卽是帶徵前項係臣十五年經營七十九日任內所解也且查十五年經徵驛傳節裁冊內謂臣全完十分外又多徵完銀貳拾叁兩捌錢貳分流抵下官應徵未完之數夫多完者可以流抵下官則未完者亦當責成見任乃既有完解之銀又以肆拾肆兩柒錢壹分陸釐計日以筭而作十分未完此臣所不得不請

旨察核者又一也總之臣果未完不敢隱諱於皇上之前臣所已完豈其竟列於不完之數伏乞勅部細加察核則完欠自明矣緣係前任帶徵事理爲此據冊直陳伏惟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十月十八日題本月廿八日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闢邪說以正人心事臣惟六經之道炳若日
星用以窮理盡性閑邪存誠其來尚矣學庸語
孟四子之書所以發明六經而宋儒朱熹集註
又以發明四書者也詞確而道該使習其解者
涵泳於義理之域而體驗於人倫日用之間爲
功最鉅自古迄今莫之能易未有逞一己之臆
見毀先哲之格言而可刊布其說自鳴得意者
臣從坊刻中見有張自烈四書諸家辯不勝駭

異何其敢於駁朱註而伸狂辯也書中所云大抵言章句之誤集註之泥止善不遷之解詆其膠固不通三綱八目之稱謂非經文本旨格物致知譏補傳之涉贅率性修道訛人物之難兼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總之尋章摘句無非捕影之詞累牘盈篇盡是畔道之語臣辦事禮垣見各省解到試卷多有文體浮靡若山東陝西等處其字句舛謬不一皆因理學未明學臣訓迪無術所致此書遍布好事者從而附會之是教天下士子以新奇可喜之論而顯悖章註則程朱之說棄矣程朱之說棄而孔孟之理不明正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又有四書大全辨悶端則援引交遊稱述書札不過皆明末陋習欺世盜名其非端人正士已可槩見以至譏訕先賢崇尚異說止以快一時之辨而不知其獲罪於名教者不小也我

皇上隆重聖學廣厲澤宮取士必遵傳註是以經學粲然正如日月經天何可使曲學之徒逞私辯

以亂指歸也伏乞

勅下該部火其書削其板闡明聖賢之道以示天下
併飭各省學臣嚴查坊間如有此等私刻未行
禁止庶先賢傳註不爲異說所奪而學術大醇
人心可正矣

順治十六年十月初十日題本月三十日奉

旨禮部察議具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今秋鄉試屆期北闈簾官宜慎請祈先事嚴
飭破除往例不必拘定衙門臨期廣行開列仰
候

欽點以絕揣摩弊端以光

熙朝文運事臣惟士子之致身也必始進以正而後
真材輩出

朝廷收多士之功人臣之報

主也必公足生明而後爲

國求賢

簡命無覆餗之懼若乃任意營私混淆賢路上負君恩下玷名節真有污

盛世之斧鉞而未足蔽厥辜者矣臣於丁酉科南北鄉闈關節敗露俱經正法迄今猶服

皇上之明斷而恨匪類之貽羞也在

王法無私自足使群邪膽落猶慮日久滋玩邪慝復萌不得不鯁匕過計焉臣惟北闈同考各官向來限定中行評博衙門及守部進士內取用人得屈指計美奸弊易生不肖官邪隱然自負視分校爲故物先事招搖以致敗類劣衿鑽營百出趨終南之捷徑走險如鶩雖科場作弊法所不

赦與其事後誅極曷若先時毖防合請

天語預勅該部於今秋北闈除主考屆期照例開列請

皇上親點外其同考各官大破往例不必限定某衙門致生私揣或於五部郎中員外主事中行評

博國子監等官及近畿廉慎素著甲榜推知臨
時一併開列進呈

睿覽恭候

皇上點用數員卽刻入簾其守部進士一槩不用以
杜奔競之門且見今鄉試中額業經奉

旨減半則同考官亦不必仍用多人蓋開列旣衆則
可否未定難爲揣摩而取用者少則責成更專
人知自愛從此首善肅清賢書無忝天下仰文
治之盛而薄海胥慶同風矣至於在外各審同

考各官皆係該撫按聽藩司取用前此因人選
擇易於徇私卽憑文考定亦成故套大抵每用
一內簾官藩司交通撫按以爲攫金取利之符
卽有托名公闈究竟巧通線索多有費至數百
金或一二千金不等旣出重貲勢必取償關節
褻視名器此丁酉南闈之弊可鑒也今應請

勅在外各該撫按公慎酌量不得假手藩司借端騙
索其所取各官廣列少用或慎取本省推知或
調取隣省推知更移互用則人情未習衡鑒必

奏疏
公總宐密咨取到卽時入闈無致早行聘取先
任省會致滋弊竇難爲防範倘所用匪人闈中
作弊許主考不時糾叅俟行查係某撫某按取
用者一體連坐如主考與同考官通同作弊許
撫按不時糾叅庶上而遴取者不敢有徇私妄
舉之弊下而共校者亦不敢以身家性命爲嘗
試矣臣備員禮垣理合預陳伏乞

皇上飭部詳議施行

順治十七年正月廿五日題二月初六日奉

旨禮部議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鹽法有難清之弊積蠹多蟠據之奸請

敕戶部轉行該差御史嚴查釐飭以銷壅引以足額
課事竊惟鹽稅關軍餉之需引目有歲銷之額
兩浙鹽法日壞引壅鹽積致煩鹽臣之蒿目請
舊詠之停徵抑知民間食鹽何嘗減少歲引常
額何以難銷必有相仍積弊未能徹底清釐以
致行鹽多而銷引少若因循不革壓舊欠新必
有虧課之患臣謹就風聞所及一二弊端爲我

皇上陳之兩浙年額行鹽六十六萬七千引零每引額鹽二百斤加包索滷耗二十斤浙西包補課又加七斤此定例也比聞邇來運鹽有重至二百六十斤者及赴所秤掣尚有餘斤割沒夫每包之數加重至三四十斤是十引之中夾帶幾及二引通計一歲額銷正引內帶無引私鹽十餘萬包矣民間食鹽有數引內夾帶無窮五六年間必且壅一年之課此當清釐者一也引鹽掣發過所浙東由富陽三關浙西由蕪湖

門向例府縣秤盤及到應賣地頭亦聽印官抽驗然後開引近聞關門槩行點包地頭不復秤驗不惟引塩原重而沿途添灌夾帶彌多塩斤之重愈甚則引日之銷愈艱此當稽核者一也杭郡之餘杭地連嶽巖向止有肩挑小票不設引塩比聞新立小引乘機夾帶私販他方松屬之華亭上海青浦三縣引塩例於蔣涇埠秤掣以其僻在海濱無碍行塩地方也若蕪屬之崑山常熟嘉定太倉舊例必於嘉興所秤掣近且

移并蔣涇埠改爲松江所秤掣之後不由嘉興
竟往各州縣地僻港多無從查核聞有加重至
四五百斤者私販行則正引滯塩斤重則銷額
遲此當更革者一也商人骫法爲奸營私射利
宐若立見肥家而往也傷財力之重困苦額稅
之難清者蓋有積蠹奸胥從中蠶食先飽其狼
貪之欲而後縱商人以鼠竊之奸故

國受其弊而商不蒙其利臣聞兩浙巡塩衙門書
吏承差各役多屬積年奸棍或父子兄弟相繼

占戀或伯叔甥舅表裏爲奸隱姓易名移甲換
乙荼毒商灶紊亂塩規該差未見指名叅奏至
其作弊嚼商科派索詐之事不可枚舉大抵書
吏把持於中承差奔走於外戶部一例之舉行
動謂由承差之幹辦塩臣一事之興革卽稱係
掌案之轉移派京費則每引均攤勒使用則捱
家需索如部發引目包索油布脚價盤費乃所
必需及解部硃紙每引不過分釐之間而比聞
派至六分以外秤掣塩斤照額爲準平則放行

多則割沒本有定規何須使費近聞每次掣鹽未掣之際先定塩斤割沒之多寡悉聽書承講定任意低昂及秤掣之時書役有免委減觔加鈎比掣供應公費之需求承差有監摯監艙傳旗叫牌填封發封催掣擺幫之橫索名目甚多費用無紀無怪乎商人重困而妄欲取償於加重之塩觔也且如沿海縣場歲徵本折額課以三限全完邇來未至限期運司分司紛紜差擾重以巡塩承差接踵屢催動輒科索差錢不飽不已嗟七窮灶其何以堪又如私塩之禁職屬官捕遇有大夥塩梟及勢豪窩頓捕役力不能勦者應聽該地方府縣官據實申請設法擒拿亦須船塩現獲始有實証乃或止憑承差片紙之申報卽差提四出嚇詐咆哮審質則事無確憑而差拿則家已立破夫承差止供賚奏之用豈應承票催餉提人總由與蠹書表裏交通多方作弊凡可以嚇詐誅求之法無所不行如此則商安得不貧引安得不壅臣請

敕部嚴行該差御史將逐一弊端徹底清查是否有
無詳確具

奏并察積蠹壞法之奸訪實嚴究已後大加整刷
剔弊甦商廢舊課可以漸銷新引不致復壅矣
如臣言可採請乞

皇上嚴敕施行

順治十七年正月廿五日題二月初九日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嚴禁社盟陋習以破朋黨之根事臣聞朋黨
之害每始於草野而漸中於朝宁蓋在野旣多
類聚之私而服官必有黨援之弊如明季仕途
分門立戶意見橫生其時社事孔熾士子若狂
如後社之類凡一盟會動輒數千人標榜爲高
無不通名當事而縉紳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廣
樹聲援朝野之間人皆自爲於是排擠報復之
端起而國事遂不可問矣我

皇上鑒前之弊

特諭臣子當砥礪品行奉法盡職不可因事疑揣致
開黨與之漸如明末群臣背公行私黨同伐異

大哉

王言所以擴公忠之益塞比私之路大小臣工孰敢
不洗滌肺腸恪修職業以仰副

睿懷者臣竊以爲拔本塞源之道在於嚴禁社盟苟
社盟之陋習未除則黨與未可得而化也臣聞
社盟之習所在多有而江南之蕪松浙江之杭

嘉湖爲尤甚蓋其念始於好名而其實因之植
黨於是家稱社長人號盟翁質鬼神以定交假
詩文而要譽刻姓氏則盈千累百訂宴會則淡
日連旬大抵涉筆成文便爭誇乎壇坫其或片
言未合思構釁於戈矛彼此之見旣分朋比之
念愈切相習成風漸不可長又有不肖之徒飾
其虛聲結交有司把持衙門關說公事此士風
所以日壞而人心由之不正也臣見福按李時
茂惡棍結黨立社地方受害難堪一疏內稱福

州會闈有社黨各分門戶如至德北林西藍等社其社首陳子佳等結衆歛金橫行城市尋非啟釁攘臂爭雄列款特叅奉

旨着該撫行提嚴究追擬凡此惡習皆始於儒生而流及市井小人尤而效之者也臣伏讀

欽飭學政全書有云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煌煌

功令非不明肅但恐學臣視爲故套士子積習難更若不力行嚴禁何以杜漸防微請

敕該部再爲申嚴行該學道實心奉行約束士子不得妄立社名其投刺往來亦不許仍用社盟字樣違者治罪倘學臣奉行不力聽科道糾叅一併處治則陋習除而朋黨之根立破

朝廷大公至正之意於此共見矣如果臣言不謬仰祈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七年正月廿五日題二月十三日奉

旨士習不端結社訂盟把持衙門關說公事相煽成風深爲可惡着嚴行禁止以後再有這等的各該學臣卽行革黜叅奏如學臣隱徇事發一體治罪該部知道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正建謹

奏爲改給奉有

俞旨伏乞

敕部一體

題給新銜以廣

皇仁事臣一介外吏荷

皇上特恩拔置科員

高厚之德捐糜莫報覆餗之懼日夕恐惶乃復仰邀恩典榮及所生查吏部題覆臣同官薛鼎臣疏內

單恩改給一款先任外吏陞任京官品同照例改給
新銜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臣先任廣東高要縣知縣今授給事
中俱係七品與會典例正相符伏乞

勅部照題定事例一體改給則臣之父母及身榮而
益榮者皆沾被我

皇上錫類之仁矣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順治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具奏三月初三日奉

旨吏部察例具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請剔假冒之姦永杜囑託之弊以肅

詔令以清法紀事臣伏讀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詔款內有云私書囑託罪在不赦誠以公私之介卽
國事得失攸關人品邪正所係向來吏治混淆民
生陷危率由囑託成習徇私害公我

皇上洞悉前弊特申

明禁內外諸臣當無不屏却情面盡絕請託兢匕
自愛而畏犯法矣臣愚以爲囑託既有明條而

假冒尤宐痛究五方寥廓詐僞易滋積棍神奸
每多潛藏京邸肆行不法往匕僞刻圖篆捏造
書函出歷郡邑冒稱職官親知飾無稽之言綴
不根之語指名囑託哄誘聽聞此尤賢者不及
防而

王法難輕貸者揆其情弊約有二端或羶逐情濃
度此方之可適而招搖誑騙希遂貪饕之願或
謀爲機巧受他人之指使而憑空捏寫陰播陷
害之私鬼蜮伎倆種匕叵測其計得售則利歸
已而害歸人偶被看破彼亦遠舉高飛脫然無
患若不嚴拏重治不幾以職官之聲名俱惡棍
之影射哉往如假官假旗則有金震假稱欽取
則有錢見龍假稱藩差則有平國祥假稱巡方
則有鄢德禹俱經敗露奉

旨正法近更有詐冒欽差乘驛誑騙者似此膽大包
天目無三尺名器可假

簡命可假又何私書囑託之不可假也查十五年部
覆臺臣李之芳嚴察假冒棍徒一疏內稱官員

子弟有仗父兄之勢各處投謁官府說事納賄者亦有姦棍誑稱官員親識招搖拜謁詐騙財物者請

敕在內五城在外各該撫按行令各屬嚴緝訪拏從重究治如地方官不能覺察一併究治奉有

嚴綸欽遵在案年來

功令彌肅內外遙隔僞冒易乘臣聞有惡棍徐晉錫原籍浙江金華府人專一指稱宦戚周遊直隸真順廣大等處晉謁官府投遞假書恣行騙索

已非一日地方各官無有摘其奸而置之法者明係昏庸成習誰是摘發如神夫違禁囑託律法昭然卽如略陽知縣馬如龍私書囑託業經該撫糾舉獻縣舊令李廷橋求情欺壓臣同官訪聞入

告可見來歷情真尚當參處以儆官邪况乎假冒豈容徇縱臣恐詐冒私囑如徐晉錫者正復不少

合請

勅部行通飭內外各該地方官員留心體察着實

子弟有仗父兄之勢各處投謁官府說事納賄者亦有姦棍謊稱官員親識招搖拜謁詐騙財物者請

敕在內五城在外各該撫按行令各屬嚴緝訪拏從重究治如地方官不能覺察一併究治奉有

嚴綸欽遵在案年來

功令彌肅內外遙隔僞冒易乘臣聞有惡棍徐晉錫原籍浙江金華府人專一指稱宦戚周遊直隸真順廣大等處晉謁官府投遞假書恣行騙索

已非一日地方各官無有摘其奸而置之法者明係昏庸成習誰是摘發如神夫違禁囑託律法昭然卽如略陽知縣馬如龍私書囑託業經該撫糾舉獻縣舊令李廷橋求情欺壓臣同官訪聞入

告可見來歷情真尚當叅處以儆官邪况乎假冒豈容徇縱臣恐詐冒私囑如徐晉錫者正復不少合請

勅部再行通飭內外各該地方官員留心體察着實

嚴拏如遇前項棍徒踪跡詭秘假冒私書騙財
播害者加等治罪無致兔脫倘徇情隱忍別經
發覺一併重處更

敕順天巡按遍行所屬緝拏徐晉錫明正其罪以申
國法則懲一儆百而奸徒斂迹矣若夫杜請託之
根源防假冒之流弊先從部院卿貳及科道諸
臣始蓋部院卿貳位望崇高易於假託科道俱
有言責動招怨尤保無棍徒巧爲影借聳人聽
信或故爲指稱污其名節務期實心砥礪至公
無私除家信平安事屬無碍外若果事關囑託
自干罪戾倘有姦棍僞冒情弊所當訪實糾叅
以懲詐僞而戒徇縱者也臣從官方起見冒昧
竇陳仰祈

睿鑒嚴飭施行

順治十七年三月廿四日題四月初四日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直陳登

聞四事請

旨申嚴以肅官守以通民隱事登

聞鼓之設所由剖明冤抑伸理重情其關係甚鉅而
職任難忽向有定例遵行已久但恐久則玩
則無震是貴申嚴成法力破積弛然後綱紀可
肅治效畢宣臣謹就規條所最切者備列四事
爲

皇上陳之一曰定專差以杜推諉一曰慎會議以防
寬濫一曰懲替告以儆刁詐一曰刊榜示以飭
章程何以言之凡直鼓職掌每日輪科道官各
一員共司其事遇有擊鼓者將狀詞情節面同
推勘應否准收俾無寬滯誠重之也但逐日更
換忽爲故套參差不齊豈無畏避煩難任意推
卸以今日之事而姑諉諸明日者莫若專任厥
事有所責成合無比照光祿十庫等差請
旨特差科道各一員專司鼓狀令其每季一換季終

差竣通計三月之內有無封進狀詞造冊奏明
請官更替雖欲諉卸有所不能則職掌庶乎無
曠矣故曰定專差以杜推諉也凡直鼓科道收
到狀詞卽定日期會同本科道各員從公酌量
以定封駁然或識見不齊議論難一不應封而
封恐至溷竇

天聽應封不封又慮壅抑下情若使偏執已見徇私
背公抑或雷同附和漫無可否均非靖共之誼
夫伸冤理枉原無假借游移是必先觀其狀之

果否合例再詢其事之果否實情無執任私意
無隨人唯諾虛公定議協於至當則封駁庶乎
不苟矣故曰慎會議以防冤濫也凡官民人等
果有冤抑事情當親身赴訴或本人見在羈繫
勢須抱告亦必親丁正身乃爲無弊近有一種
惡棍包攬詞狀往七代人抹頸替人擊鼓當其
抱狀來訴詢以情節支吾莫應而且架捏虛詞
擊鼓遞呈有今日遞出不收而明日更換一人
者總之妄冀封進借端肆害不行嚴究何知戒
懼嗣後抱告之人果係親丁務要確寫年貌以
便稽查真僞如有棍徒代替情弊拏送該城御
史嚴加刑訊枷號示衆則包攬庶乎斂迹矣故
曰懲替告以儆刁詐也凡民間詞訟理應自下
而上向來

題定事例內外各衙門有真正貪贓虐害不公不
法及地方重大緊急事情六部督撫按不行處
治又不奏

聞方准具本連原狀封進若係瑣事虛詞混行擊鼓

准監鼓官徑責三十板至於官員被革被降欲
辯者俱應赴通政司具奏該司審確封駁其奸
民假託條陳希圖停進尤可痛恨相應嚴禁奉
旨此案邇來刁謊愈熾其未由督撫按三處告理或
雖告理而未結徒以瑣事虛詞混行擊鼓者不
少至如辯復前程假託條議亦嘗見之蓋鼓狀
雖有定例而未經刊示或者未能通曉伏讀

上諭嚴禁奸民抹項具告

特命刑部行直省各地方官刊刻榜示一體欽遵登
聞重地何獨不然應查

題定事例刊立木榜張布鼓廳門首以見鼓狀成
規如此則合例而准封不如此則違例而責治
如有逞刁妄告再三賣擾許直鼓官明開違例
不應准情由押送該城御史確查來歷牒回原
籍取該地方官收管印結則誣詐庶乎少息矣
故曰刊榜示以飭章程也以上四款臣從官守
民隱起見統祈

天語申嚴乃可永遵無弊惟

皇上垂察焉

順治十七年四月廿五日題五月初二日奉

旨該部議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旱荒萬分堪軫亟陳救災實着以沛

皇仁以固邦本事竊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歲
逢饑饉人不聊生在念切民艱者鮮不動念而
况乎死喪相望流亡載塗田土爲之拋荒盜賊
是以竊發變亂之釀成甚易生聚之後安甚難
此古之聖帝仁君在七遇災而懼思所以補救
安全之爲謀甚悉也伏見今歲

京師亢旱雨澤愆期比日以來雖天氣連陰霹靂

漸降而旋復開霽未覩滂沱夏麥無收秋梁漸
槁至於山東河南二省災傷疊報呼籲頻聞如
彰德等府安陽等二十三州縣點雨未霑則見
於撫臣賈漢復恭報旱災等事一疏濟南東三
府一冬未有雨雪至今不雨如故兗東九屬昨
年水災異常今歲復遭旱暵自泰安寧陽以至
沂州鄒城費嶧等縣兗州濟寧嘉祥金鄉如楮
如焚而城武爲尤甚自去歲八月至今滴雨未
降其運河之干東汶諸縣先水今旱亦有同然
則見於察荒臺臣陳斐恭報山左等事一疏濟
屬去冬雨雪全無一春膏澤不降今時入夏亢
旱日甚二麥高者盡枯窪者一穗不過數粒麥
秋旣已無望禾苗又難佈種則見於河臣楊茂
勳亢暘不雨等事一疏大抵河南一省半屬災
傷而山東則到處亢旱獨是兗州以西接連江
南淮安邳徐桃源宿遷一帶去歲旣經水澇之
災目今復受旱魃之虐其困苦尤深以臣所聞
道薶滿野十室九空運河臨水一帶饑民流離

奔走動輒數千萬人本土不能賑卹撫安他郡
不敢懷來安插鳩形鵠面保抱扶携號泣震天
悲慘駭目夫荒連京省數千里之地災不爲不
遠矣雨澤之不降近者自三春至今遠者自去
冬去秋至今旱不爲不久矣二麥顆粒無收粟
米又將枯槁凶不爲不甚矣饑民流徙死亡沿
途遍野動計數千萬慘不爲不深矣而內外大
小臣工泄洩視之無地方之責者置之不問有
地方之責者但能備陳其狀而無所爲修救之
方轉盼秋冬倘凶荒不改臣恐交西一帶疊受
水旱之災者弱填溝壑壯爲盜賊必且斷絕人
烟而彰德等府濟南各屬安保其民之安堵寧
居不至如今日之交西郡縣也臣嘗讀大雅雲
漢之詩咨嗟痛切反覆憂危有曰鞠哉庶正疚
哉豕宰甚至膳夫趣馬莫不勤憫以念民艱蓋
遇災而懼思所以回天心而救民命固人臣之
責也今我

皇上敬

天勤民

德意誠切始和

頒罪已之詔

深宮厯宵旰之憂而大小諸臣不能奉承

清衷寅畏

天變今半載以來驕陽乾暵呼號而

天不應祈禱而雨不流必實有所以感動

天心矜全民命而後可以維挽凶荒補救萬一臣請

皇上申飭內外大小臣工滌慮洗心實行修省人懷

不職之懼共圖弭變之方不得仍前偷惰晏安

恬然若處豐穰無事之日至於動

天以實心救民以實政非有奇策但貴力行臣謹釐爲

八款另疏具

題請乞

勅下該部酌議速覆庶災變可回而小民有再生之

望矣伏惟

皇上睿鑒施行

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日題廿五日奉

旨該部知道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請廣直言事從古帝王遇災而警莫先於求
言蓋災異之來也必有所以召致之由其捍禦
之法也必有所以修救之道臣聞湯有七年之
旱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豈以聖敬日躋之主
當九圍底定之初而有是數失哉夫亦惟是兢
業小心不自滿假而爲此鯁匕過慮也况盛王
之御宇也所可自信者夙夜求寧之心而所不
能必得者匡扶盡職之佐是以旁求直言務廣

聞見漢文帝因日食之變詔求極言敢諫之士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
陳得失十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此皆
古之英君明辟也招來而勸勉之位無崇卑皆
得自抒其所見其言當則用其言而顯其身其
言卽或迂疎戇直亦赦其愚而不之罪此所以
收明目達聰之用而事無壅蔽也今

皇上欽

天子民乾七夕惕萬無闕失之政而又獎借言路從諫
猶如轉圜廷臣有一得之愚皆得抗疏上陳而
無所諱避顧以四海之廣萬民之衆一夫之不
得其所亦能鼓其怨黷之氣而上干

盛治之和平寧可謂京省數千萬郡縣之中窮簷蔭
屋無有咨嗟困苦而不能上達者乎今條利病
劾奸貪臺諫之官固當有聞必告尤恐耳目有
限心思不周其職可以無所不言而實於兵刑
錢穀吏治民巖未嘗有專司之責以不周之心
思用有限之耳目而謀其所未嘗專司之事其

奏疏
所未盡敷陳者亦不少矣際此旱魃爲虐致省
同憂臣請

皇上特沛

綸音命內外大小臣工各就分職分土之所司凡有
利病悉心條奏或政令有未宐刑獄有未當貪
暴有未除猾吏有未革以及軍興饋運借芻輓
以肆征求供億差徭困里甲而輸額外驛遞之
繹騷或基本折之辦解或艱或因工役而擾農
民或縱追呼而害耕植所爲革弊釐奸之法內
自六部九卿外至督撫司道皆得據事直言而
科道亦從而補陳其未備將見昌言之氣振民
情之隱伸則上下交通休和翔洽而謂不能消
陰陽之沴霈霖雨之膏者未之有也伏候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日題廿五日奉

旨該部議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請弭盜賊事年荒穀貴饑民群聚其強有力者往匕多爲盜賊賈誼所謂饑寒切於肌膚欲其毋爲奸邪不可得也從古荒年多寬盜賊之禁若宋仁宗時饑民劫困苦者薄其罪神宗熙寧中詔河北災傷州軍劫盜罪死者並減死刺配廣南然司馬光又有議曰臣竊聞降勅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若果如此深爲不便

周禮荒政十二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蓋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罰或死或流然後稍定是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夫盜賊之源不可不杜况饑窘則情迫群聚則勢張始則搶奪米糧漸且肆行劫掠日久嘯聚依附者必多亂皆由此而起然荒年之盜出於饑寒所迫與平時安心橫掠者不同撫輯消弭務須仁威並濟如果

特沛鴻恩與以賑濟是饑民已有得生之路始可禁其劫掠而加以故犯之刑臣請

敕下該撫按責成州縣有司察地方先有十百成群嘯聚搶掠者差役給以曉諭告示備述

朝廷救恤深仁諭令即日解散赴官安插復爲良民其仍前屯結不散劫奪爲非者申報本道差兵

撲勦蓋既有曉諭之明文而仍前不改是真盜也立加勦殺免使日久勢成至於城邑鄉村有團結十人數十人沿門打詐需索糧食及道上要奪銀米肆行無忌者立時拿究責治枷示懲一儆百蓋既既行得食差易禁其搶奪則貧富相安如有隱僻地方嘯聚多人州縣官不能覺察撫輯消弭者該巡按察實題叅議處庶盜賊不作而安堵無驚除萌於盜黨未成之時不致貽患於凶年召亂之變矣伏候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日題廿五日奉

旨該部議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正謹

題爲請蠲租稅事

國家仁愛斯民

遇災荒地方撫按得以據實奏

聞量免租稅惠至

也今河南撫臣賈漢復旣以旱

災入

告其輕重分數委官察勘後另疏上

聞已望

皇上之矜恤之矣而山東全省及江南邳徐等處亦
有同情臣伏念今日當軍興未息需餉萬分緊

急之時又荷

皇上大沛仁恩將十六年以前逋賦拖欠在民者盡行蠲免上此本年之額餉用濟戶部之急需則在今日而蠲租誠爲不易然又思條糧之徵由田畝而出田畝之熟待人戶而耕苟田畝無收則小民口食之不足其又何能措處以完官以空乏之赤身隨催科之嚴限至於萬難支應則勢不得不盡室逃亡苟盡室逃亡則拋荒地土日後開懇爲難是因一歲之糧而反誤數年之餉也惟

恩允蠲徵令有司明示曉諭則小民得免催科之擾土著者皆戀土而安居卽流亡者亦思歸而復業矣漢之文景平時常免田租之半及乎水旱蠲貸尤多唐太宗貞觀元年以山東旱免今年租明太祖弘武元年令水旱去處踏勘實災稅糧卽與蠲免此皆古帝王恤民之美政也至如明孝宗弘治元年議准蠲免事例全災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以次遞降法亦稍覈矣但其

奏疏
時仍百年平治之後卽有荒土民未流亡是以
免之分數不敵荒之分數今日之民若田畝十
分全荒則戶口逃亡不復此不可不備爲籌畫
也但所慮者奸胥猾吏借以營私賄賂旣入則
以熟作荒需索不遂則以荒作熟

朝廷有恤災之政而民間不蒙蠲免之仁臣請

敕下該撫按從實踏勘分別奏

聞如邳徐兗府疊災以後全荒者應盡與蠲免其山
東北三府及河南彰德等府初經旱災者勘實

分數奏

請定奪如有胥吏朦朧妄報者察出從重議罪又
從來蠲免租稅必俟撫按具

題奉

旨下部議覆然後允行文移往返動經歲月有司恐
蠲免之

果行畏以逋糧而致叅罰未奉

明綸之前早已迅速催徵及至豁免而民間已鬻女
賣男輸納殆畢矣更乞

皇上特念非常旱災不俟該撫按開報分數先

頒特諭令災傷郡縣曉然知蠲免之必行有司亦且
停徵以待

題定分數如此則小民得沾實惠而井畝可以復
安甦一歲宜困所以利民而養百年之安亦以
利

國矣伏候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照起廿五日奉

旨戶部知道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議謹

題爲請訓平糴事歲旣凶荒穀以價踊貴小民之資
財業已耗竭而又苦甚貴之穀一斗之價常敵
平時數斗有束手無措終爲餓莩而已每見地
方奸猾之徒囤積米麥希圖射利博數倍之息
以苦平民當此艱難饑餓之時若穀價稍平得
省分毫銀錢即可濟分毫之需糴升合糧食即
可霑升合之飽是平糴不可不亟講也宋文帝
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義康議以

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
儲餘皆勒使糶貸并爲制平價明嘉靖中陝西
饑荒兵部尚書唐龍請各州縣官善言戒諭富
室將所積粟麥先扣本家食用數足其有餘者
照依時價糶與饑民若每石肯減價一錢尤見
尚義減價至百石以上者官加獎賞若有擅富
要利坐視民饑不與平糶者里老舉呈饑民告
發官發銀兩儘數糶運上倉仍問重罪蓋減價
出於好義之心而囤積實有要利之罪但使有
積必糶則穀值自平臣請

敕下該撫按備令各屬州縣出示曉諭訓民平糶然
初旱之士富家之蓄積尚多疊荒之餘閭里之
蓋藏必盡若驟平穀價則外商利薄裹足不前
或反致騰貴者有之故宋趙卞之在會稽不減
穀價而商賈輻輳請

令撫按諸臣悉心籌畫如民間有積粟者先行儘令
發賣量地方積聚之多寡定米價貴賤之等差
招來客商務期接濟仍設法通那如有無碍官

銀可以借支及令大小各官土著富室量行捐
助專差廉幹員役賫赴出米地方買運入境平
價糶與饑民官銀仍與抵補捐助者卽行賑濟
如此庶穀價稍平而饑民有更生之慶矣伏候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日題廿五日奉

旨戶部議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請溥

恩施事饑民流離載道雖有救卹之

深仁不能保生全之咸遂疾病之死亡者必多嬰兒
之遺棄者必衆夫小民饑餓而死而屍骸暴露
冤慘之氣足以傷和民食旣艱父子兄弟不能
相保幼穉孩童委棄中路苦無人收養則盡填
溝壑傷

天地生之之心亦足致陰陽乖沴之應周文王葬無主

之骨而天下歸心掩骼埋胔月令所載爲每歲常行之政富弼之知青州也流民死者爲大塚塋之謂之叢塚則道殣不可不瘞也禹鑄莊山之金爲幣以贖民之無饘鬻子者唐太宗賑卹山東鬻子者出金寶贖還之夫鬻者尚生全無恙也猶且從而贖之况遺棄道途有必死之患者乎明嘉靖中兵部尚書唐龍條議一款凶荒之年多有遺棄子女州縣官務須設法收養俟歲熟訪而還之若民間能收養四五口者量行獎賞多至一十口以上者給以冠帶榮身則遺棄不可不收也但此二事行之在官則事必舉廣之在民則澤始周宋仁宗英宗一遇災變老幼不能自存者官爲收養之饑疫若厭溺死者官爲瘞埋之今宜責成郡縣有司專差吏役巡視城野鄉村遇有屍骸擇隙地爲義塚令地方里甲擡往埋藏嬰孩遺棄者無論大小收領到官擇空隙官房專委老成衙役看守撫養仍出示曉諭百姓一年以內有來識認者查取委棄

處所相符聽憑領去如一年以外無人識認者
生命既爲

朝廷所全不妨解赴京師給與功臣使用此行之自
官者也明嘉靖八年題准災傷地方軍民人等
有能收養小兒者每名日給米一升埋屍一軀
者給銀四分今宜勸諭地方富室僱人擡送遺
骸至義塚埋葬官給一票若干軀口逐日填註
其能收養小兒者里甲具申州縣有司埋葬至
二十軀以上受養至五口以上者給匾旌獎埋
葬至百軀以上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驗實具
申撫按彙名

題請量給職銜頂帶榮身此廣之在民者也如此
則暴露得藏幼孤得養於以召和氣致豐年誠
不淺矣伏候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日題廿五日奉

旨該部議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為請議賑濟事竊惟民生於

天養於

君故承

天而子民者即有愛養元化之責今不幸有京省數千

里之旱荒此堯湯以來再見之災異也廷臣或

請留漕糧用積穀以沛

皇上嘉惠百姓之仁而部議格而不聽然則此京省

數十萬之民其忍終視其死亡而莫之軫恤乎

自古英君賢辟賑貸之政史不勝書若漢文帝
發倉庾以賑貧民魏孝文詔郡縣爲粥以食饑
者唐太宗貞觀二年遣使賑卹山東宋太祖建
隆三年遣使賑貸揚泗太宗淳化二年以官倉
粟貸永興鳳翔等州人五斗五年出粟以貸宋
亳陳穎等州七五千石及萬石明太祖洪武二
十五年令山東災傷去處每戶給鈔五錠二十
六年令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廩賑貸然
後奏聞二十七年定災傷去處散糧則例大口
六斗小口三斗世宗嘉靖元年出太倉銀二十
萬運赴陝西蝗旱地方給賑二年南北二京山
東河南湖廣江西俱旱戶部孫交請發太倉銀
二十萬折漕米九十萬往賑從之此皆古帝王
恤民之善政一時頌聖千載懷仁我

皇上仁育生民之意軼累代而上之發銀發粟加惠
遠近之仁無歲無有今獨至於災傷困苦之甚
嗷也仰澤之時而不爲之軫恤諒我

皇上所不忍也臣聞宋太祖之賑揚泗也適戶部郎

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
儲尚餘萬斛倘以貸民至秋收新粟公私俱利
有司阻之曰若來歲不稔孰任其咎義倫曰國
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
耶此當斷自宸衷耳夫有司爲

朝廷守成憲者也漕米之解收倉糧之存貯廣

國儲慎出納固其職掌自不敢輕議俵散臣以爲
今日賑濟之舉亦惟

皇上斷自

宸衷而已誠念小民之死亡不可不救而此日之小
民非得

朝廷之賑濟則其勢必死必亡而必不可以或救則
雖非有數十萬百萬石之積猶將百計以謀贍
之况今者承累歲豐盈之餘

天庾充實京外倉儲陳匕相因本有可以賑濟之
米哉臣請

皇上特沛

恩給惠施百姓或酌留漕糧或查發倉廩察邳徐交

西疊荒之地每縣給米若干石山東濟南等府
河南彰德等府初荒之地每縣量給米若干石
其流民轉徙道途者除令所至安插外本處有
司卽清查戶口按人給發務須實惠均沾而其
所以賑濟之法有當分別酌議者昔人有云極
貧之民便賑粥蓋其民或老穉孤獨伶仃無倚
流徙而無家可歸赤身而無釜可爨所當責令
郡縣有司設立粥廠每日一賑者也次貧之民
便賑米蓋其民雖空乏而猶有室家雖流亡而
猶携鑊釜夫妻父子係聚相依在本地者留之
可爲土著適遠方者止之亦成戶口所當責令
郡縣有司清查口數按口給米者也又曾鞏之
議救荒其大指以爲與其日給以米則小民待
領煩難必至廢業不若月給之爲長司馬光之
請於英宗者則曰若斗斛數少不能周徧且須
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此
其間隨地權宜在該撫按之相機籌畫與郡縣
有司之以實心行實政而已若以比年軍興未

息糧餉在所急需不能竟委數十萬石於民間而虛

天庾之積則臣又有通變之法在或權貸農民俟豐收徵補則此時可贍百姓之急而日後不慮額餉之虧但當詳按田土冊籍計戶分給庶便徵歛之稽查或發粟平糶官收價值則小民得免穀貴之憂而

朝廷仍有金錢之用但當限以零星糶買毋過數斗以禁富豪之牟利誠行此二法此外無地畝無資財之民真實瀕於死亡者則量行賑給之其所費於司農之積貯者已省其大半矣此議行則數十萬之民幾死而復生此議不行則數十萬之民日望

朝廷之生全之而終不免於死臣伏思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其必有

獨斷之德意而不俟臣下之敷陳者也伏候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具題廿六日奉

首戶部詳議具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請插流亡事安土重遷民之常性至於穀貴無食遠徙他方其情亦可矜矣自荒政不講積貯無聞不得不出於移民移粟之計漢武帝四年山東被水災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朔方以南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唐關中年荒則就食東都古者移民之令乃朝廷理之給其口食之需所至如歸而無失所之慮故雖流離道路而死亡用稀今年荒而官不問安居之不

得而奔走越鄉扶老携幼宿露衝風貲糧無所携疾痛無所養及所至之處又復迫驅出境而不容其棲身故往亡芟舍道傍啼號曠野寃則駢死溝中而後已此誰非

國家之赤子誰非爲

朝廷辦稅糧供徭役之良民何忍使之至於此極也宋富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乃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各因村坊擇寺廟及公私空屋

爲廬舍十餘萬區散處以入以便薪水及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今山東淮徐一帶流民無慮數千萬其沿途賑濟俵散口糧應俟另議外但今各府州縣因恐有東人在內貽累地方以致隨處驅逐不容居住憐此流民扶其饑餓孱弱之軀跋涉艱難望見一城一邑以爲粗可存身而又累遭驅逐投止無地是迫之以必死之路也臣請

敕部議覆咨行該撫按所屬地方遇有流民入境者

聽其就便居住仍做富弼青州安插之例擇有
菴觀寺院及官民空房隙地可棲身者許以棲
身可營舍者許其營舍卽人口旣多或有東人
混雜在內事發之日止究攜帶同行之人該地
方屋主免其連坐庶流民有寓止之地不至盡
就死亡而他日年穀稍豐仍可回籍復業則凶
荒處所田土可無全荒戶口可無盡絕矣伏候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具題廿六日奉

旨戶部議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題爲請理冤獄事臣聞水旱之災皆生於乖沴之氣小民之怨咨上干

天變者爲多至於驕陽失馭二氣不和其端往始於刑獄故東海之孝婦誅而枯旱三年楚王英之獄不決而赤地千里此其明效也漢和帝永元六年秋七月京師旱帝如洛陽寺錄囚未還官而澍雨降宋太宗端拱二年自三月不雨至於夏五月詔錄繫囚遣使分往諸路決獄是夕雨

蓋刑罰之用主嚴也則應乎炎蒸酷烈矜恤之意主寬也則應乎膏澤霑濡天人感召之理不可誣也竊見順治十四年四月不雨

皇上命清理獄囚隨

躬禱

郊壇

駕方出而甘雨先降此

至仁格

天已試之成驗也況今時民風儇僞承明季之餘作奸

犯律者衆斷死囚月以數十計自京師刑部獄中以及外省按察司部縣囹圄駢首繫纍者不可勝數如官吏犯贓徇情作弊等案罪在宐誅矣顧一案之中得無有証佐株連情罪本輕而幽囚不釋者乎人命強盜謀叛十惡之條法在難宥矣顧天下之大保無有仇害妄扳誣告傾陷而寃抑不伸者乎他若戶婚田產之小故鬪毆忿爭之微嫌或者假捏重情累審不結有司之貪縱者方借羈囚以爲需索之地而怠玩昏

庸之官又往也。因循沉滯曠日持久使無辜長
於狴犴而胥吏因得以上下其權此所以冤
憤呼號而致陰陽之乖沴也。臣請

敕下刑部先將在京獄囚審理疏釋并行各省撫按
申飭按察司及各府推官問刑衙門將從來積
案嚴限審結雖情罪已真者不妨再三研鞫防
有寬濫之愆其有可矜疑者卽與從輕發落如
係干連証佐本屬無辜及徒杖以下小罪應釋
放者立放寧家應斷決者立與決遣定限部文
到日爲始三月以內彙報某府某縣清理冤獄
幾件斷遣釋放獄囚若干人咨覆刑部如遲滯
留難不行疏理者該巡按

題叅議處將見刑獄清而怨詛息

皇仁布而甘澍流矣伏候

睿鑒施行

順
七年五月二十日具題廿七日奉

吏科左給事中臣楊雍建

題爲江陳疲邑

天語嚴禁以甦民生

生關乎

國計養民之政興利而害而已是故法貴實行法

立而不行猶之無法弊而永革弊革而復生安

此祛弊卽以杭屬之海寧言之其爲民生害者

如漕糧官收官兌何嘗不飭行乎而額外

故也舊制每米百石加耗石八斗

官截每米白石納銀三十七兩六錢

官給軍民不相見也近聞開徵截銀

以每兩科銀八分經收書

一錢票銀二分合計三十七兩六錢四分

其所出差費兌耗加二共銀四十五兩一錢零

且以海寧旗丁兌海寧

制本所旗丁耳豈不成群橫勒倍於別縣官截

之外每石又勒

竟費至八九

如十六年冬新

鬻子析骸勢所必至此其害一南糧官收官解

何嘗不奉文

解責成在官意主使

索雜費無紀每年十月承追各差催米貯倉每

石先勒使費三錢加贈解頭每石七升進厥脚

價有費經承記數有費又日有費解省之後動

再斛折每米十石折止八石糧長補完二石折

六斗屢折屢補方完十石之數大約每

至三石二斗加使費三兩五錢是每

米初謂本縣印官易

四錢不等總計每石

倉先賣米完截

錢非賣五十石

橫勒臨兌虧欠

無厭也南米收

如書役作奸百般苛

進厥脚

日有費

解省之後

動

大約每

至三石

是每

費至六石外矣夫南糧自縣解省不
豆必多費且省斛與縣斛較同卽斛面
稍浮何至加三良由蠹役侵欺盜賣科勒糧長
使費斛頭那後蓋前此其害二永米徵收何嘗
無定期乎而預徵之賠累難堪也永米出諸十
遞每丁三升三合向係隨漕並收兌後交軍今
本年永米卽於本年開徵糧長難從十遞
取討必先賠如進厥記數斛頭等項無不
有費承追差役每石需索使費三四錢不等竊

照十六年夏米每石二兩二錢加雜費五錢是
二兩七錢矣量以冬收十遞永米每石價止九
錢故民間有正月追永米一粒是三粒之語

朝廷優恤運丁每船旣撥屯田一百五十一畝八分
則永米一項留至冬間隨漕徵兌未爲軍病今
十七年漕米尚埃冬兌而永米則於正月嚴追
急若風火窮民承值糧長方始何堪揭債代應
此其害三草穀官辦何嘗無明示乎而追呼之
騷擾不休也草穀動支正項官買銷筭不應驚

擾糧里今十六年糧長於十五年十月及十六年正月二次坐派馬草每里一百九十三束合計寧邑三百六十一里凡六萬九千六百七十三束民費銀二千零九十兩一錢九分應給官價銀八百三十六兩零七分六釐並未給價卽云扣筭條銀而小民急公分毫不欠無從扣抵則三項民納馬草未有支銷至於十六年九月各里派草一十九束官給一兩六錢六分八釐每里則費至三兩八錢矣十六年十月各

里派草二百九十三束官給三兩五錢一分六釐每里則費一十二兩矣十六年十月坐派各里馬穀八石九斗七升官給三兩五錢八分八釐每里則費至一十二兩矣又派各里白米七斗三升官給五錢八分四釐每里則費至一兩六錢矣又派各里緯夫三名每里又費僱夫銀一十二兩矣雖各官辦其實擾民雖有官價復增數倍糧長之門衆差絡繹廢家蕩產皮骨難存此其害四押單虎差何嘗不禁革乎而交

攢之橫行復恣也每當冬月忽插百克皆係積
胥奸棍每人出銀三兩彙輸糧官充爲單差命
之押兌在官名姓詭稱三十六人貼臬實有數
百朋謀嚼噬雞犬皆抄順治八年曾經糧道申
詳撫按批革前項虎差止令畱差押兌立石遵
守乃積棍惡其害已糧官嫌其不便行之未幾
恣賄踵弊而勒石無存矣夫單差害民串結惡
旗婪弁每將各坐虛實指授豺軍科派諸費居
間圈勒四六烹分甚而零星配兌肆其奸惡兌
畢飽颺全無顧忌此其害五蠹免積欠何嘗不
布告乎而

赦後之重徵可駭也蠲租免稅屢沐

皇仁率土共被如順治十年十一年民欠錢糧蠶蒙
恩赦不知何故復征如絹折銀一項每里約有八九兩
不等白榜紙銀一項每里約有四五兩不
等
火票飛籤差催如織致使

朝宁雖有深仁閭里不沾實惠推究復征之弊恐不
止此兩年亦不止此二項殘黎吞聲不敢控訴

此其害六是故查照良規使官收無私官兌有力則漕糧私貼之害革矣釐別侵欺必印官親收糧官親解則南糧浮費之害革矣永米隨漕並徵俟冬兌一同行糧面交則預賠之害革矣草穀未給價者准給官價遵照官辦弗累民間則追呼之害革矣勒石倉門永著爲令無許改畷差爲單差則交攢之害革矣嚴查

赦後追比奉何明文在何著落則復徵之害革矣要之糧務弊害大約司道蠹胥與府縣各役上下

作奸表裏朋侵請

勅該撫按嚴查蠹殺害民積弊盡法重懲以後務須逐一清釐永除民患庶法行弊革而疲邑之困苦可甦矣伏惟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具題廿四日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身

二

順治十二年己未進士



順治十二年己未進士

